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范曄　後漢書五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

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

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

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
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
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
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
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
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

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礼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
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
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
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久
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
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

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穀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眞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爲列侯伏侯古今注曰番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吾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寶爲博平侯且爲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嬈音寧了反復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園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求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疎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

敬王

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異

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大覆地載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

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轉寫誤也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祚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得

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又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敬覆案其事實下收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東觀記曰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豫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八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傳

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

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蘭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脩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鄡縣屬鉅鹿郡鄡音羌堯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後萇到國數

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醜姤也言面姤然無愧姤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

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爲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爲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萇少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卒受榮爵本末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憲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議可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

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

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

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卭頑凶失道隕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郾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隋今許州郾陵縣也寧陵

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巳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六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厄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

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
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
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汙惡
也天下以帝赦王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
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
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
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

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
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
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
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
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
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
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
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

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今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

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

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
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
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
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
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
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

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
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
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
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
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
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
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
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

亭侯豹立八年薨子嵩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 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出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 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王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 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猒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亂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
厚德下邳嬰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王列傳第四十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

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
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
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
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
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
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
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蕃國之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
無所受（袁崧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
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三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
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
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
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

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粮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侍中從事也）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

具而已及至岑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撣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測之間耳語音或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爲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撣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測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獻樂及幻人能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差也周礼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礼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也請勁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

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末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

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荒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上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音如深反杜預注

左傳云織紝織繒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鶻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鶻大鷹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

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債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粮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誰

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獷不堪爲用）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亡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騭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主簿白以爲偪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薙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

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
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是
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
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
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
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
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
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

龐參

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
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
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
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

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録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毁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

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攽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

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

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
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
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
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
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
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
也至臣頑駑○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鈆刀一
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
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
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
任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上慙聖朝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食祿爲
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
塉埆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
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
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

殺長吏侮略良綱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
係馬轂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
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
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戹陛下以
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
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
捨其子以禪虞舜若是欲民遭聖君不令
遇惡王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攽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爲大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豳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
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
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

刑之法女子即太舍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陳龜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

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

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二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方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

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

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文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顧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舜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

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貢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橋玄合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今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

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古人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交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